

## 火鍋二三事

鍋子

飲食  
男女

前幾天剛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則新聞，討論吃中國火鍋要注意的事。推文用了「年末節日經典」來形容火鍋（un grand classique des fêtes de fin d'année），請別見怪，這裏是瑞士法語區。

我把這則新聞分享給了朋友，我們一邊看着短片裏瑞士人吃中國火鍋的可愛場景，一邊忍俊不禁：「這真的是火鍋嗎？」他們幾乎是用切日本壽司的方法在切雞肉，然後用叉子將那些像土豆一樣厚的雞肉串起來，再用燒烤的方式伸進湯鍋裏。於是，作為火鍋主角的那隻小湯鍋，就變成了一隻小刺蝟，背上圍滿了一圈叉子！在我對火鍋有記憶以來，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吃法，除了大開眼界，也覺得頗為新鮮。當然，我不敢去猜想那些煮熟後的雞肉是怎樣的口感，估計蘸上濃厚的芝士醬汁，也別有一番異國風味吧！

在我來歐洲以前，從不知道火鍋早已在此有了一群「粉絲」。我第一次給外國人煮火鍋，是在香港溫暖的冬季裏。男朋友的印度教授邀請一幫學生和朋友到家裏聚餐，我帶了兩包老家的火鍋底料，提議煮火鍋。在同樣食辣的印度人眼裏，火鍋是值得期待的。那算是我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煮火鍋吧，教授家裏沒有滿足十幾個人一起吃的大鍋子，就找了一個鋁製大盆充當湯鍋。我沒有炒料，就直接將麻辣底料放進了滾水中。之後，我們就津津有味地燙了起來。

在重慶人口中，火鍋是用燙的，這大概是為了準確地描述吃火鍋的方式和口中的快感。當我看到吃得滿頭大汗卻停不下來的印度人，心中一陣歡喜。但在場的一對法國夫妻更是激動到連湯底都喝了兩大碗，「magic soup」，他們連連稱讚，倒弄得我很不好意思。明明是糊裏糊塗煮的一鍋湯底啊！

在瑞士中餐館吃麻辣火鍋，是一件頗為奢侈的事。先看看價格就已經讓人望而卻步，一鍋連肉帶菜能賣到八十瑞郎，約等於六百多港元，在重慶能吃上一頓豪華的火鍋了。好在中餐館大致保留了麻辣火鍋的基本形式，不至於過度本地化讓人措手不及。不過，在國外吃火鍋純粹是為了過過口癮，味道嘛自然就退居後位了。

平日裏華人朋友聚會，煮得最多的也是火鍋。我在台灣朋友家裏吃到了美味的酸菜豬肉鍋，自己也



► 一頓火鍋滿載遊子的思鄉情  
資料圖片

嘗試過日式壽喜鍋。各種不同口味的火鍋，豐富了味覺的記憶和愉悅的心情。不過，我還更執著於麻辣火鍋。畢竟，那是我熟悉的味道。

煮麻辣火鍋似乎也並非簡單之事。由於炒底料的工序十分複雜，用到的香料也頗為繁多，需要專門的師傅完成，自己在家做幾乎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們更依賴於包裝好的底料。但重慶人也有追求新鮮的信念，自家煮火鍋，先在油鍋裏下新鮮的蔥段、蒜瓣、老薑、花椒，再下底料爆炒。要嫌不夠辣，還可再加幾勺自家做的豆瓣醬。重慶人有句口口相傳的秘方：底料一定要炒香才好吃。擺好一桌菜後，要再放一把新鮮的小葱入鍋，這仍是調味。待一鍋辣湯滾滾後，才慢慢開始燙。

先後後菜是一項原則。一是因為蔬菜特別容易吸收辣味，如果不想讓腸胃從頭辣到尾，最好把蔬菜留到後面。二是蔬菜容易把辣油吸走，到後面味道也許就改變了。從前吃火鍋印象最深的一個環節就是燙毛肚，其實我本人對毛肚興趣一般，但燙毛肚就像做遊戲一樣，你非得用筷子夾穩了，還不能燙太久，不然它會縮水。我有一個老家的朋友，他燙毛肚是數七下，數到七就拿起來吃。我佩服他的勇氣，不過他彷彿還燙得挺成功。我最離不開的是麻油油碟，就是用一個小碟裝上麻油、蔥段、茺荽和鹽。燙好的食物蘸上麻油，那濃郁的香味更讓人垂涎欲滴。

我離開家鄉的這些年，火鍋也發生着變化。餐桌上的菜品變得更多了，或者是吃法更多了。以前大家都在一個大鍋裏燙，現在如果你想吃得「精緻」點，可以每人擁有一個小鍋子燙。當然，這樣自然會多了幾分疏遠，少了幾分熱鬧。吃麻辣火鍋是有一股子豪氣的，這不是滿腔熱情無處釋放，而是承傳自草根的生命掙扎，這是麻辣火鍋的來源，是它永遠不會改變的味道。

我從不相信這世上有什麼廚神，至少在麻辣火鍋的江湖裏，每一位食客都有自己獨特的調味方式，他們掌控着自己的味蕾，心中自有美味的標準。

對我來說，一頓火鍋滿足的不僅是對麻辣的慾望，幾小時裏燙的還有道不盡的情感。特別是在晝短夜長的冬季，當你聽到窗外那凜冽的寒風咆哮般地撕裂着夜的沉寂，能吃上一頓熱騰騰的火鍋，是飢腸轆轆的食客對腸胃的褒獎，對四季循環交替的致敬。

旋轉  
舞台

畢贛熱愛做夢。從《路邊野餐》開始，畢贛就展現出對夢的執著。夢是成爲一個詩人的必要條件，同時也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機制。

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的核心是一個夢。電影的2D部分是夢的謎面，3D部分則是夢的謎底。這個夢有一種天真的特質。一方面，電影的敘事處處都瀰漫着天真的幻想氣息。例如，一群少男少女去盜竊，卻發現那間房子在旋轉，所有人爲此駐足良久。房子的主人突然回來，大家都拿走自己覺得最貴重的東西逃走，在樹林分贓時發現，萬綺雯拿走的是一本綠皮書——裏面是一個童話故事。這個童話故事另一方面，電影的邏輯也頗爲天真。謎面與謎底相互縫合，符號與答案一一對應。主人公現實中越不過的過去，在夢裏都相當輕易地得到解決。

夢有很多可能性。通過影像的方式，夢也能輕易地變得「可能」。然而，夢實際上也有很多「不能」。

例如，再強大的夢也不能略過現實。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的現實不僅以碎片的形式呈現，而且這些碎片也相當「如夢」。主人公父親

## 夢的可能與不能

賴秀俞

的死亡、母親的出走、情人的玩弄，都像前世的符號，裝飾或主人公人生中的遺憾與傷痛。而這種遺憾與傷痛，卻缺乏一種真實可感的質地，不僅不「切膚」，彷彿也不「切身」。在畢贛的電影邏輯中，現實中做不到的，想不通的，通通交由夢去完成。實際上，這也是導演心中對電影這種載體的期待。然而，這種期待卻隱約有一種逃避的嫌疑。無論任何時代，文本都不應該僅僅是文本，而應該至少有關照時代的初心。在電影前半部分的謎面與後半部分的謎底相互的對照中，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中的敘事看似是敞開的，實則是封閉的。它依賴於對個人經驗的追索，致力於對故事文本的縫合，卻無意中暴露了講述者自身的局限與危機。畢贛有他的時代命題嗎？當然有。但在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中，在他的詩意宇宙凱里，他並沒有直面這些命題。抑或說，畢贛無意於深入這些命題。畢贛的危機，在於他太懦弱了，或者說，對個人經驗過於沉溺。他不認為個人必須直面時代，處理時代問題，於是敘事只能越來越封閉，最終成爲自戀式的夢囈。

當然，畢贛這個夢還有許多妥協。原本，既然是夢，就不必說得如此明白。符號與答案一一對照，這樣反倒沖淡了夢的迷離。既然是

夢，也不必讓夢中人與夢外事一一和解，這樣反倒讓夢成爲現實的附庸。於是，我們可以看到，電影最後的旋轉之吻，本來應是夢的高潮。但由於夢早已被「解」，謎底過早地被揭曉，以至於最後一吻顯得輕飄飄。

在《路邊野餐》中，那種粗鄙的現實與肆意的夢境之間碰撞而生的粗糲詩意，也許只是一種文本在生產和接受這個鏈條之中偶然產生的意外共謀，同時也提示我們一種電影敘事的可能。而在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中，凱里這座迸發詩意的貴州小城，被畢贛裝在水晶玻璃球裏，變成一個聖誕節裏放在精品店的禮物。

對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而言，夢成就了這個故事。同時，夢也讓這個故事不可避免地產生漏洞。然而，這個故事還是有十分打動人的地方。例如它對愛情的闡釋。它用機械的人物，工具性的台詞，嫁接而來的感情這些部件，奇異地組成了一首愛情的詩。愛情是一個詩意的儀式，是一個迷離的幻覺。不然，怎麼理解用顯微鏡看雪，星星在胸口跳傘？只要球拍轉起來，相愛的人就能在天空飛翔。只要念起那個咒語，房子就會旋轉起來。夢與愛情在這裏形成同構關係。如夢一般，心動的那一刻，是短暫的也是永恆的。

## 鄧芬的白描人物畫

劉季

文化  
什錦

中國白描繪畫，用墨線勾描物像，不施色彩，故又謂之白畫。唐代吳道子是白畫的始祖，其筆法有如流水行雲，運用曲直、粗幼、剛柔、輕重而富節奏的線條，狀寫人物而能衣服飄舉，被稱爲「吳帶當風」。名畫家潘天壽嘗謂：「白描稿是全畫中骨線，它決定布局、氣勢、造型、結體、情趣、神態等，而點線面三者中，最難表現的是線，表現對象最明確的也是線。因此，線在中國畫中起的作用，是頭等重要的。」鄧芬對此也有相同見解，一九三四年鄧芬由廣州赴港參加書畫文學社大會，席中發言謂：「至於西洋現代畫法已趨重寫意，其寫意亦重視線條模型，以線條言之，則中國畫取勝多矣，西洋畫之線條，實仿摹中國畫而已。」

白描畫稿乃畫家作品之筆墨前奏，鄧芬對製作白描人物畫稿非常嚴謹，面相、衣紋、配飾、神情動態以至傍襯背景，都一絲不苟，細緻描繪，充分反映其對繪事之認真。鄧芬的白描人物畫稿，極其珍貴，屬於藝術博物館的蒐藏對象。

鄧芬先生素來重視磨練白描技法，積存了大量的白描手稿，他深知藝術成就，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曾題張韶仕仕女畫曰：「初習畫似從花卉入手較易惹起興趣，因人物衣褶描紋甚多，方法家派各有用長，柔絲紅頭，披雲流絲，描法不一，渲染濃淡光陰，以筆着處之輕重爲準，次逐其纖幼衣褶以別渲染，畫人且須連及物，故尤非熟習樹石屋宇花鳥種種，傍襯背景不易顯所畫之人，爲如何入門者得每夜習之，非悉心研求各家描法十年以外未得見效也。」

鄧芬撰文中又有以下敘述：「芬好稽古，昔嘗因黃晦閣先生（黃時長粵教育廳）使赴教育部會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事宜，並代表粵粵書畫家應特約之徵，後又出席浙江西湖博覽美術座談之會，隨攜攜粵作家出品參與比利時百年博覽及法國里昂美術合展，又曾偕陳少白、鄧澤如、周之貞諸先生，同遊遼東，嘗涉熱河行宮，獵於靈園，及太原雲岡諸勝，更繞道烏魯哈察甘蘭，登寶雞



▲鄧芬的「獻壽圖」

作者供圖

，移酒泉，天水嘉，遠望漢遺堡壘，鬼域流沙，有躍馬冰天，連車雪野之慨，因而搜集塞外風光，打成草稿，而於京京留寓時獨處，故對內府蒐藏巨製，得從容收觀摩之效，益知學有不盡矣。復得多接名家藏品及古代遺作，心受自密，豈惟目娛！昔人謂聽之以耳，毋寧聽之以心，乃知心可聽，而視亦可心視也。因接其色，而不心捨之，安能攝取其神！故謂吾所得多半得於心視，而不作庸人分寸之較也。亦無不可者。」

足見鄧芬不但師法古人，苦心鑽研，兼且有機會親身涉獵塞外壁畫遺跡，亦能倚仗其人脈關係，廁身內府，近距離觀摩宮廷蒐藏之歷朝巨製。其卓絕的傳統人物畫成就，的確是師承有自，實至名歸。

鄧芬在其著述之《書畫師友錄》中嘗憶述：「有父執潘蘭泉先生，與浙人嵇雲孫善來往，嵇嘗謂鄧芬曰孺子可教也。嵇氏白髮長辮子，垂背及地，小髭八字，雅量奇氣，一見即知非庸俗人也，擅長仕女，設色極嫺雅，非時下可比。當時粵人能人物者，何丹山狷，羅岸先三峯等可伯仲，惟山水中人物小景，非細筆而工專長，仕女着色梁清溪等

畫匠作風，惟售與榜人、華僑新年點綴，壁間張表而已，嵇則非其類也！能繪夏景，薄羅衫子、石榴裙、月下燈前，景色清幽，鄧芬欲擬之，非窮鑽口精力不可也！葛少堂、居古泉頗可目，惟鄧芬亦嫌其套矣，芬心儀其技數十年，未敢忘也，每於內庭拜觀其掛張多起，背景絕俗，無與倫比。吳友如固無論，即姜曉泉、改七蕪、費丹旭甚余秋寶等，亦不能出其右也。」

鄧芬先生對歷代著名畫家都有深刻的研究，通過細心觀察，反覆摹擬，盡得古人神髓，不但能繼承國粹，更能開創屬於自己的藝術面貌。

鄧芬先生集詩書畫三絕於一身，繪藝神妙，古樸雅淡，不帶半點俗艷，顯露風流儒雅之氣韻，尤以筆下仕女，婀娜多姿，風韻絕世，所繪佛像羅漢，梵相形神，莫不合乎法度，法相莊嚴，世罕其儔。其人物畫有若「曹衣出水，吳帶當風」，實曠代之奇才。

存世的鄧芬先生白描人物手跡，包括釋佛人物、神仙道長、美人娉婷、高士庶民等，不僅可以作爲獨立畫科欣賞，更可藉此透視鄧芬先生獨步畫壇之人物畫的筆墨前奏。



▲鄧芬的「羅漢圖」

作者供圖

## 佛像藝術談

白頭翁

閒話  
煙雨

山東青州龍興寺遺址蒐藏的古代佛教造像，是作爲第三十四屆世界藝術史大會的特別展項而展出，它的題目是：破碎與聚合。這些曾經在滅佛運動中被擊毀，擊碎成數百數千片的佛像殘塊，卻彰顯出一種無形的藝術衝擊力。

龍興寺收藏的佛像殘塊一說有幾百塊，也有一說剛發現時有數千塊，即使如此，這些破碎的雕刻石佛像殘片，依然能表現出佛像完美的肉體，精細的雕刻工藝，以及鮮艷華美的敷彩貼金，震人心魄，感人心懷，也觸目驚心。

龍興寺收藏佛像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屬於北朝晚期作品，最早的是北魏永安二年，公元五二九年雕刻的，這些佛像有坐佛和單體立像，坐佛又分跏趺坐像和倚坐像。跏趺坐像中半跏

坐像猶爲普遍，這可能代表北魏時期佛像雕刻的風格，大多佛像雕刻成袈裟裹足、露掌或不露掌，佛頭像多爲平螺肉髻，面部短而圓潤，薄衣貼體，在衣紋佩飾上，給人一種質薄透體的視覺。在線條運用、傳情達意、塑繪結合等方面都達到極高的藝術水準。細看東魏時期的一組雕像：一佛二菩薩，貼金彩繪，是那麽慈祥地微笑着，是那麽善意在觀賞前方。誰說石雕刻無言、無聲、無慈、無悲，側耳細聽，松濤木魚聲中不是有低低的傳經送教之聲？

唐時代的佛像雕刻也是藝術高峰。二〇一四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陝西彬縣大佛寺石窟，爲唐代李世民所修，高八丈有餘，細觀其石刻，方圓臉，豐滿健壯，兩眼半睜，威中有慈觀世界，只要你跪倒合十上拜，就見佛祖正普度衆生觀注你。佛祖的眼神塑造得堪

稱第一。而佛祖的鼻子不再是直通直管，而是如凡人一般，能見到鼻孔、鼻翼；燃香之餘，再看，佛祖的鼻孔彷彿在輕輕地吸動，而那裊裊而起的佛香正緩緩升起，彷彿入鼻而吸，真神了。的確是唐代石刻佛像的珍品。唐以後，再不多見。

宋以後，石雕石刻彷彿都氣息奄奄，再無讓人耳目一新的感覺。有人說到南宋的石雕刻像皆羊不羆、馬不烈、虎不成、人不剛。這可能多少有些偏見，因爲南宋屈弱，對內外都硬不起來，像京劇《法門寺》中的賈桂，讓人瞧不起，但到南宋時的佛像的確已無可提及。我到五台山等四大佛山看那些端坐大殿的佛像，這些明清時期塑的佛像都欠缺藝術的靈性，無藝術的魅力，讓人感到近代的雕刻工匠和古人前輩相比，似乎有些江郎才盡的悲哀。

(完)

## 喜見香港穩定繁榮

時 哲

如是  
我見

年尾的活動特別多，冬至、聖誕、元旦、春節，華洋雜處的香港，東西方大節一個緊接一個，這時候的訪客準能感受香港獨特的熱鬧景象。在港土生土長的筆者，在同一天內到訪幾個活動場地：會展、維園、科學館、歷史博物館，也深有體會。

筆者先往會展，原打算去看「香港牽動我的心」畫展，碰到也進會展參加美食博覽會的人潮。鐵馬左攔右截，洗手間也不好找。不少人已經一手拖籃，另一隻手拎多個袋子，看樣子是很不得有「第三隻手」幫把忙。「牽動我心」展場內展出多幅以慶祝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爲題的畫作，內地與香港的多位畫家攜手，有早負盛名的老畫家大作展出，也有初見成績的學生參展。之後，筆者轉往工展會，從銅鑼灣地鐵一出口，就已經寸步難移

，想過一條小馬路，只是稍事停留等交通燈轉燈的短短兩三分鐘，人已多至「幾無立錐之地」，要勞動幾位警察維持秩序。工展會內賣的和買的人個個滿臉堆笑。筆者再往位於尖沙咀的科學館看「匠心獨運鐘表珍寶展」，欣賞於二百年前英國、法國、中國製作的鐘表，能集計時與裝飾藝術於一身。在科學館內又看到了「絲路山水地圖展」，看到了早於十六世紀中國已對絲路地勢有明確認識。科學館對面的歷史博物館，正展出「金漆輝映潮州木雕」文物，潮州玲瓏剔透的木雕藝術讓人嘆爲觀止。

筆者看完上述動與靜的節目後頗感疲累，但心情是愉快的。筆者怕人擠，但從另一方面看，這反映香港是安全之地，人們才樂於到來。香港的物品也值得信賴，消費者才樂意大掏腰包。中外珍稀文物展重要橋樑。香港保持繁榮穩定，才能有多方面不同的活動舉行。